

情调

我与斑鸠的一段缘



心语

故园夏长



□谷树一

我以前读王维的《春中田园作》，有一句诗印象深刻：“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那时知道，春鸠指的就是斑鸠。没想到时隔多年，这个夏季，斑鸠竟然来到我家做客，意外之喜。

那天中午，妻子在我们三口之家的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一只灰色的小鸟卧在她的车筐里，瞪着一双小黑豆眼，样子好呆萌。妻子说，她在路边捡到一只鸟，打算先带回来养。妻子向来爱心泛滥，不时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前几年，她在雨天带回一只小野猫——那时，她看到小猫蹲在桥栏杆上下不来，可怜兮兮的，动了恻隐之心。所以，这次她能带回一只鸟，我们一点也不意外。

我复制了小鸟的照片，在手机上搜索识别了一下，这种鸟正是斑鸠。它属于鸽鸠科，体型比鸽子小点。我好奇斑鸠的叫声，便又问了“度娘”：咕咕一咕，前两声紧凑，后一声拖得较长。我记起来了，小时候在老家的地里听到过。夏天大中午，一人去地里瞎逛，远远便会从林子里传来这种叫声，只是闻其声从未见其形，没想到妻子今天给我补上了这一课。

我看到斑鸠时，它一动不动，呆若木鸡。看它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实在无聊，我便走开了。我扭过头偷偷看它，它开始动了起来，低着头一俯一仰，啄着碟子里

的小米。看来它还是认生，怕人。

妻子在手机上下载了斑鸠的叫声。神奇的是，小斑鸠循着叫声，竟然从阳台走到了卧室。不过，它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好生纳闷，它在屋里怎么腿还受伤了？妻子告诉了我原因，它白天想往外飞，身子碰到窗玻璃摔了下来。这种鸟本是林中鸟，迟早要飞回大自然中去。别看斑鸠才生下来一周左右，身子很弱，却能从地上飞到我家门口的衣服挂钩上。要知道衣服挂钩离地面将近两米，看来飞翔是鸟的天性，不用刻意训练。

斑鸠吃饱喝足后，便蹲在墙角睡着了。我看见了没多想，任其安然入睡。妻子发现后，却把它抱到了昙花树枝上，说：“让它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必须睡在树枝上，毕竟以后要回归大自然。若是睡到地上，会被猫狗或其他动物吃掉的。”我不禁佩服妻子的想法，她说得有道理。

夜里，我惦记着小斑鸠，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去看它。奇怪，昨晚它明明蹲在花枝上的，这会怎么不见了？我东瞅西望，阳台就巴掌大的地方，它能飞到哪里？再说窗户关着，它肯定飞不出去。最后，我发现它一声不吭蹲在开着玻璃窗的窗台上，由于它是灰色的，不易被发现。它一眼不眨地盯着外边，我的心被触动了，原来它如此向往外边的世界，想做一只自由鸟。妻子说，不是不想放生，捡到时就因为它还太小，适应不了外边复杂的世

界，等身子养壮实了，就放它出去。

看到斑鸠的碟子里一粒米不剩，我赶紧从米袋里抓了一把小米盛在碟子里，又接了半碟凉水。妻子看到后，把凉水倒了，换成了热水，解释热水才能把米泡软。原来如此，我还真没有妻子心细。

小斑鸠在我家待了两天，性子就变了。昨天还温顺，我把它捧在手心，它卧在我掌中，一动不动，目光呆呆的。可现在，我刚靠近，手指还没碰到它，它就立即张起翅膀飞起来，用嘴啄我，吓得我马上缩回手。

这几天，我在外边好像也听到了斑鸠的叫声。其实，它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常被我们忽略，直到妻子把它请回家，我才留意到它的存在。

今天，我正在吃早饭，一扭头看见小斑鸠在闺女屋子的窗台上踱来踱去。我竟丝毫没看见它是怎么飞过去的，妻子见状，立即卸下纱窗。小斑鸠把头探出窗外，可又低下头专注着食物，没有飞的意向。难道小鸟在屋里待久了，不会往外飞了？我还在猜疑中，小斑鸠突然张开翅膀，“嗖”地一下飞了出去。这一刻，我才反应过来，它已经飞走了，也许从此不会再回来了。走吧，外边广阔的天地才是它该去的地方！

小斑鸠飞出去快一天了，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从月初到我家，它在这儿待了二十二天，着实舍不得它离开。

春面”。未来的日子，这碗“阳春面”还将持续滋养他们的内心，一直温暖下去。

我找出132班的毕业生登记表，小心翼翼地翻开那薄薄的、已泛黄的纸页，仔细翻看每一位同学的信息，端详每一位同学的照片。就摄影技术和感官而言，一张张二寸白底照片上青涩的面庞未必艳丽清秀、洒脱俊朗，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清澈的眼眸中都流露着纯真和善良。我也看到了张同学的照片，双眸黑亮、表情羞赧、双唇紧闭。我想，如果时空真可穿越，他定会启开双唇，将一肚子的话向昔日的同窗和恩师倾诉，最后的最后，结尾的结尾，一定是最深情的那句“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132班全体同学”“谢谢你们，高老师”，这也是母校临晋中学最想对你们说的话。你们的这份用心让临中印象丰润了、充盈了，你们的这份约定使百年临中精神直观了、具象了，你们的这份坚守必将幻化为涓涓细流，滋润临中师生心中与生俱来的良善、纯洁坚定的爱意、如绕指柔的温暖……

□支望华

总想起夏天的故乡，
村边那条欢腾的小河。
晨雾未散，薄纱轻裹河床，
晚色初透，波光碎成银箔。

一大片芦苇低头又昂首，
风是梳子，绿浪流淌成歌。
藏着野鸭，藏着成对鸳鸯，
蛙鸣阵阵，应和着流水的平仄。

老人摇扇，影子被斜阳拉长，
故事里的神仙在茶烟里踱步。
蒲扇轻点，惊起蝉鸣几串，
家常絮语，被晚风酿成醍醐。

我和伙伴们追逐着碧浪，
水花溅湿了晒红的臂膀。
鱼群跃出，鳞片闪动微光，
光斑在笑声里跳荡，流淌。

是谁被狡猾的螃蟹夹痛了脚掌？
尖叫激起更大漩涡的回响。
炊烟袅袅，母亲唤归的悠长，
揉碎在，归鸭翅膀拍打的金色河床。

夏天故乡常停泊在我梦乡，
凉风习习，轻拂着微汗的脸庞。
坐在浓荫里，与鸟儿对唱，
新蝉高亢，山雀清亮悠扬。

悠悠歌谣，乘着炊烟飘荡，
飘过田埂，飘向更远的山梁。
暮色四合，流萤提灯来访，
点点微光，是散落的星子徜徉。

夏天故乡深居在我心上，
欢声笑语，萦绕在寂静的耳旁。
我拿起画笔，蘸满河水的清凉，
勾勒苇丛，勾勒嬉闹的波浪。

画纸铺展着故园的面庞，
再描上柳枝垂钓的月亮。
思念的笔触沉静而滚烫，
将河湾暮色，封进记忆的画框。

当月光浸透斑驳的院墙，
水墨般晕开夏日的珍藏。
这眷恋便默默舒张舒张，
如藤蔓缠绕，年年绿满南窗——

一群人的约定

感动

□姬雪峰

一个人行善事是修身，一个人一直行善事是积德；一群人行善事是热血，一群人约定行善事是情怀，一群人约定一直行善事是震撼。

很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一件发生在临晋中学132班全班师生身上持续十年之久的善举，遂被他们的约定感动，被他们的善良泪目，被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震撼。

事情发生在2015年132班同学的毕业20年聚会上。欢聚相庆中，大家却得知未能赴约的张同学因公去世的遭遇和家庭变故。其年迈的双亲在痛失独子后，身心备受打击，精神一度崩溃，生活难以继续。面对这个沉重的消息，132班同学当即作出一个决定：集班集体之力

每月资助二位老人500元生活费。班主任高老师听闻同学们的自发善行，深受感动。他迅速与同学们着手组建了一个33人的帮扶群，成立资助委员会。每月9号，负责财务的同学在班级群里发起善款筹集通知，然后由专人负责财务汇款和探望老人。就这样，每月的9号如一粒坚定的种子，种植在了全班同学的善良心田，发芽、抽穗、成长，成了132班同学共同的呵护、约定、坚守和期待。对贫病交加的失独老人来讲，500元钱的意义何止于解决生活之需？这每月必至的500元更多赋予了他们内心的温存，给他们孤苦的心灵带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约定如山，十年间，班里同学们共同坚守着这份约定，从未爽约。这约定也同时成了他们安抚浮躁心灵的“镇静剂”，成了他们充盈精神生活的一碗“阳

的大扇子又派上了用场。只见她挥动着扇子，左右摆着，手动风来，蚊子知趣地跑远了。可等扇子刚一停，蚊子又趁机偷袭。于是，奶奶夜里总处在半睡半醒之中，就怕蚊子咬到她的孙女！

有一天晚上，我在奶奶的扇子下睡着了，朦朦胧胧间觉得额头、脸颊、眼皮上有水点落下。原来是下雨了，我一骨碌爬起，和奶奶往屋里跑。本以为下雨屋里会凉快些，可里面不但一点不凉快，且更加闷热，这便成了蚊子的天下。奶奶的大扇子又开始大显身手，她一会儿往高处扇，赶蚊子，一会儿又左右扇着，为我扇凉风。

印象里，奶奶勤劳俭朴、干净利落，总是把土房土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就连每晚睡前都会把衣服叠得板板正正放在枕边。记忆最深的是奶奶手里摇着扇子，给我讲往事：“胳膊上这疤，是日本人打

的，后来共产党救了我。”这件事奶奶给我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到受伤时，她会不由自主地用手摸着胳膊上的疮疤。而当说到共产党时，奶奶笑容满面如念叨亲人一般。奶奶目不识丁，却用言传身教在我幼小心灵埋下爱党爱国的种子，并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根发芽……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奶奶的扇子陪我长大，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夏的夜晚。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我年幼无知，只知道睡在奶奶身边乘凉，体会不到奶奶那份扇子里的爱。

后来，奶奶家搬进了城门外（如今的东北街）的新房，也不再做那麦秆大扇子，用上了电扇。每当她坐在电扇前乘凉时，满脸皱纹笑开了花，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直夸：“这电扇真美哩！”

如今，扇子很少见了，而奶奶扇子下的凉爽感觉已经烙在了我的心里！

扇子里的爱

真情

□王月芳

小时候，一到夏天，晚上睡觉就发愁。因天气太热，尽管睡在凉席上，也如翻烧饼似的，加上蚊子也趁机欺负，要想睡个安然的囫囵觉，那可真是不容易！

当时我家住在小北门巷一个叫场的地方，那里住了六七家人。我家在南边的一个小四合院，说是四合院，但没有北房，我家住在西屋。我常去离我家不远处的奶奶家睡觉，奶奶住的是三小间低矮土木结构的房子，门前有两米宽的小院。

没电视、没电灯的年月，每天晚饭后，我就往奶奶家跑。奶奶一见我来了，笑眯眯地说：“月芳，去把凉席铺在院里，咱俩在外面睡一会儿。”

夏天夜幕拉得晚，天却亮得早，凌晨四点多时，东方就会泛起鱼肚白。这样算来，夜不算长，可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可到屋里，不大一会儿，耳边“嗡嗡”声响起。我的手在身上乱挠，这时，奶奶